

替妈妈写信

■ 王晓冰(海南)

那是一个周末的午后,我去爸妈那里。初夏的天空飘着不急不慢不疏不密的雨。不出所料,爸爸从里屋走出来的步伐较以往要慢许多,表情也有些严肃。我知道他有点小不高兴,原因是他早就打电话叫我来有事要说,可我硬是拖了好几天才登门。母亲对于我的到来永远是喜笑颜开,双手欢迎。本来已经肿胀的双眼更是眯成了一条线。因为没有外出,呆在自己家,妈妈没有戴假牙,活脱脱一个“一望无牙”的老太太。

“我们的客服热线要上新系统,真的很忙!”我冲爸爸心虚地一笑。

“老是忙,老是忙,好像都没有闲的时候!”爸爸的表情开始阴转多云。

妈妈连忙进厨房开冰箱帮我拿吃的。每回到爸妈这里,招待我的永远是老三样:红枣酸酸乳,春光椰子糖,时令水果。时令水果是爸爸去水果市场批发的,每个季节都不同,石榴下来吃石榴,桔子下来吃桔子,柿子下来吃柿子,今天的水果是扁长淡黄的小芒果。

父亲郑重叫我过来,的确是有事要谈。老家的市政府幼儿园要办 30 年园庆,特别邀请妈妈回去。妈妈是这所幼儿园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园长。为这个幼儿园的组建和发展,妈妈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情感。

“我还真想回去一趟呢!很多年都没回去了!”

“那我陪你回?”爸爸很绅士地说。脸上已多云转晴。

爸爸与妈妈不同,头脑清楚,腿脚灵便,尤其喜欢旅游和旅行,回老家探亲更是他的最爱,去海南后每年至少要回去一趟。妈妈看着茶几上的六七个药瓶和药盒,摸着小腿肚上的膏药,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不甘地摇摇头:“算了。”

我明白,虽然只有两个多小时的飞行航程,但依母亲的身体状况,是否顶得下来还很难说。母亲身患高血压多年,而且严重晕车,春节过后左小腿时常疼痛,连天天散步的习惯也不得不停了下来。

“小简说,如若不方便回,录一段视频或录一段讲话也可以。”爸爸补充道。

“那现在就录吧!”妈妈回卧室里换了件新上衣,并戴上了假牙。人一下子精神了很多。

“我觉得还是写封热情洋溢的信比较好。录相、录音我们的设备不行,录不清楚。况且你现在说话有些慢。”我仔细斟酌着字眼,避免刺激到母亲。其实,我不想让母亲明显衰老的形象出现在她过去的同事面前,这与她退休前精力充沛、红光满面的形象相差太远,况且母亲前几年曾患过一次小中风,虽然恢复较好,但说话慢且吐字不清,已不适合录相或录音。

“我觉得还是写封热情洋溢的信比较好。录相、录音我们的设备不行,录不清楚。况且你现在说话有些慢。”我仔细斟酌着字眼,避免刺激到母亲。其实,我不想让母亲明显衰老的形象出现在她过去的同事面前,这与她退休前精力充沛、红光满面的形象相差太远,况且母亲前几年曾患过一次小中风,虽然恢复较好,但说话慢且吐字不清,已不适合录相或录音。

父亲表示支持我的建议。母亲虽然有些怅然,但出于对我的高度信任也点了点头。

父亲拿出他帮妈妈写的录音稿:“在幼儿园迎来三十年园庆的大喜日子,我谨向各位领导、同事和小朋友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敬意。市政府幼儿园建园以来,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创造了出色的工作业绩……”

老爸的字是用铅笔写的,字体潇洒有力。他很得意自己的字,也很喜欢晒自己的字。

“你的字写得真好!”我发自内心地赞叹道,爸爸爆发出了宏亮的笑声,这是他这个下午第一次开怀大笑。

“但内容太老套了!”我做出一个很公正的表情。爸爸又笑了,妈妈连忙点头:“就是就是,没说出我的心里话,我不满意!”

“那你想说些什么呢?”我问妈妈。

“我想说建园时候的艰苦,我们得到的省级和市级的荣誉,想问同事们好,想说我想念大家。”妈妈扳着手指边想边说。

三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一幕幕场景开始纷至沓来,它们是如此的清晰和生动:母亲领着几个女老师连夜赶制小朋友的演出服,上小学的妹妹淌着口水睡在办公桌上;母亲紧跟两个炊事员,一路小跑护送一个头破血流的男孩儿去医院急诊;母亲半夜被叫醒,原因是住园观摩学习班中有人手表不翼而飞;母亲一手带出来的一位副园长要随夫调去省城工作,母亲与她抱头痛哭……

“时光如飞,桃李满天。许昌市政府幼儿园迎来了三十年华诞……”开始敲击键盘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与工作着、奔波着、忙碌着的母亲完全地融为了一体。我被一种神圣感和倾吐欲包围着,一口气写下来后大声地念出来——

“在市政府幼儿园工作的十六年,是我人生中最艰辛、最繁忙也是最有价值的十六年。十六年中我付出了许多心血、汗水甚至泪水,但得到了更多的快乐和喜悦……对于一生从事幼儿教育事业,对于在市政府幼儿园奋斗的日日夜夜,我无比自豪,无怨无悔。”

“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也离开家乡到了海南不住,但幼儿园的欢声笑语、一草一木常入我的梦中,带给我回忆,带给我思念,带给我开心和骄傲……”

扭过头去,爸爸满意地点着头,母亲已经泪流满面。

东方感恩文化 “海航杯”大型有奖征文

点燃了,感恩福地

■ 邢仰明(海南)

怀着对感恩福地的冲动,我们驱车来到了东方市感恩文化的圣地,古感恩县城。公元 607 年,隋炀帝受到民众感恩精神所撼,而把九龙县改名为感恩县,想这里民众世世代代都懂得感恩!随着历史的发展演绎,形成了感恩文化。感恩文化是历经沧桑的底蕴深邃而有特色的文化,经二千年来熏陶,显得古风古色,泱泱荡荡,蔚然壮观。

赶到古感恩县城时,已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感城的夕阳,是一道彩霞变幻无穷的云海如画的风景区。柔软的霞光捧着半轮火红的夕阳,映红了微风吹拂的杂草和灌木丛,映红了这一片古老、陈旧和斑驳的古建筑物。千里感恩平原荡漾着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稻浪,奔跑着成群的牛羊,攀结着飘香的瓜果。

感恩县城随着历史的沿革已变成了感城镇。我们得到了陈书记和符镇长的接待。陈书记热情洋溢地介绍了感城镇的情况,全镇有 5 万人口,产值 3 亿元,有 16 公里长的海岸线,因地处感恩平原又面临大海,主要从事农业、畜牧业与渔业。有党的好政策,农民的生活与经济收入都有很大幅度的改善。谈到今后发展,陈书记有点激动得按捺不住,把发展旅游和弘扬感恩文化作为往后发展的主线。他把一本厚厚的图文并茂的旅游规划书摊在我们面前,不紧不慢地说:感城镇的历史、文物、人文、景观和遗址都是发展旅游业的宝贵财富,我们要打造一

个新的感恩文化。规划书中的景观有:和谐东方、感恩福地广场,霞光渲染下的灯塔、傲挺兀立的烽火台,追溯文化渊源的三月三广场和宋代的文庙,商业与休闲度假圣地,海洋文化与休闲运动区,现代滨海风情的农家乐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景点。他的一席话像点燃了的火把照亮了古感恩城。

站在夕阳斜照的感恩河与大海交汇处,聆听着感恩河潺潺流水声和海浪拍岸声组成的交响乐,寻思着古老的感恩福地历史。感恩河是一条传奇的河,是一条赐福于民众的河。传说这条河原名叫雨龙江,由于连年大旱,农作物颗粒无收,民不聊生,百姓饥寒交迫。为了拯救生灵,百姓祈求老天开恩降雨,其哭声惊天动地。此事惊动了九龙子,于是九龙子结伴飞临,播云吐雾,呼风唤雨,连下大雨滋润大地。为了感恩九龙子,将地名九龙改名感恩,故雨龙江便改为感恩河。

暮色四合,夜渐渐深了,天籁一天倦意很浓,但感恩文化像拍岸波浪一直冲击着我,感恩福地故事在眼前跳动。东方是一个历史久远,风景秀丽,文化内涵丰富的福地。福地散洒着许多景点、古迹与传说。俄贤岭的秀丽让城里人叹为观止,它的主峰崔嵬雄峻,破云而出,山谷里怪石林立,峭峭险峭;主峰的东南面,有一瀑布悠然而下,水花四溅,在阳光的照射下,迷离恍惚,奇幻璀璨。东方是黄花梨之乡,盛产的黄花梨世界一绝,随着黄花岗梨种植的扩大与产品艺术的挖掘发展,形成的黄花岗梨文化像她的肌质一样芬芳溢香历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造产黎族船型屋是他们祖先智慧的结晶。它经历了千年沧桑岁月,遭受了无数次的风雨摧毁与兵匪焚烧;它总是不动声色地承受各种辛酸与苦难,淡定自若地仁立在

山坳里,传递着一种发人向上的力量和豁达的包容。讲“村话”的哥隆人,勤劳、勇敢、重教育、善经营。黎族佳节三月三就发源于东方,盛会那天,黎胞男女老少都穿上黎族盛装,小伙子们和姑娘们打扮得十分靓丽,成群结队载歌载舞赶到集会地点,男女青年翩翩起舞,跳起打柴舞、打鼓舞、竹竿舞,传颂着古老而美丽的爱情故事。风景秀丽、湖光山色、碧波万顷的大广坝水库,它就是当代的九龙子,滋润万顷土地,润泽着二百万人民。天南第一泉的东汉马伏波井、传奇古建筑的感恩学宫、百年老街骑楼和黎族织锦都闪烁着感恩文化的光环。

翌日早晨,我们来到感恩文化生态园。沿途有许多盛开鲜花的凤凰树,绯红透彻的花朵明媚百姿,灿烂得像一片火辣辣的红霞,让人充满遐想和憧憬。公路两侧郁郁葱葱的棕榈树林跌宕起伏,红色的云海此起彼伏、相互映衬,很是壮观。感恩文化生态园矗立着一块巨大的黄腊石,镌刻着“和谐东方”四个鲜红大字。在朝霞的映衬下显得那么威武庄严,昭示了感恩文化的光芒。

悠久的历史文化不仅赐予东方美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资源,还赐予百年难逢的发展机会。在霞光的笼罩下,一个现代化的化工城一片繁忙,勃勃生机,蒸蒸日上。在那里有世界最先进的化工生产基地,被誉为海南工业的航空母舰;在那里有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八所港;在那里有沉睡着的海南第二大盐田;在那里有储量最大品位最高的金矿;在那里有蕴藏着丰富油气的大海。东方是海南工业发展的前沿,是改革开放鲜花绽放的地方。

是,火一般的万丈霞光点燃了,点燃了感恩福地,感恩福地像火红的霞光熠熠生辉。

[情怀深处]

渠水清悠悠

■ 吴文生

提到儋州的松林岭干渠和松林岭渡槽,人们便想起了当年为这个浩大工程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传奇式人物,原儋县的老领导朱星同志。

建军节前夕,我怀着对老领导的思念和崇敬的心思,前往军区干休所看望了他。我的车子刚停下,只见一个人大步流星迎上来,一双有力的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定睛一瞅,正是老领导——朱星。我把他上下仔细地打量,炯炯有神的眼睛,笔挺的腰杆,底气十足的东北嗓门,若不是他自己介绍,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已届耄耋之年了。

朱老把我领进了他的住宅,彼此简单的寒暄之后,他兴致勃勃地讲述了四十年前那段感人的故事。

1971 年,刚满 40 岁的朱星,受命于危难之中。就在他到任不久,海南行政区的主要领导到儋县调研,工作结束后幽默地对朱星说:“老朱呀,你们儋县人民的风格真高,把松涛水库的水让给了兄弟县用。”朱星听后,脸红到了耳根,浑身不自在。他心里十分明白,这是上级领导艺术的批评他为何不想办法,把松涛水引进儋县北部地区灌溉农田。

领导的批评是压力也是动力。第二天,他把县里的工作做了安排,第三天便带了 2 名工作人员,来到北部地区的木棠镇进行为期一周的调查研究,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来之前,他定下了三条规矩:一是生活不准搞特殊化,老百姓吃啥他就吃啥,伙食费按他工资标准支付,衣服不准别人代洗;二是日三餐不准乡镇大队领导陪吃;三是调研期间,一律不准喝酒。调研期间,他的足迹踏遍了全镇的大小田洋和自然村,他亲自品尝了困难时期老百姓的家常便饭——番薯耙伴鸡吉菜(当地一种野菜)的苦涩滋味,耳闻目睹了那 120 平方公里的黝黑沃土,因十年九旱,无水灌溉,有

种无收,夜里妇女们排着长队在水井边轮流打水,每年秋收之后,村里的中青年男人只好背井离乡到外地打短工赚点血汗钱回乡养家糊口的心酸景象。这次的调研过程,让他深深体会到水对于儋县北部地区的重要性,缺水已然成为儋县北部地区贫困的根源,一个兴水治县的执政理念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返回县城后,他立即把县水利部门的领导和技术人员请到办公室就如何解决北部地区缺水的问题商讨于他们。

县水利局的技术干部向朱星仔细地介绍了儋县的水利现状,提出了拓宽西联至洛基段的渠道,新开挖 50 公里的干渠,其中要在松林岭脚下建一条 1.3 公里的渡槽,这座渡槽将对整个干渠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了摸清 70 公里长的干渠和渡槽的走线和沿途的地理状况、乡情、民情、风情,他决定率领一个工作组沿着干线步行考察。出发前,他让武装部特意为他随同他步行考察的每位同志准备了一个军用挂包,一个军用水壶,一双军用布鞋、一条毛巾、一顶草帽和一天的干粮,就开始了一整天的步行考察,从干渠的源头洛南至干渠末端的干冲,足足走完了 70 多公里路程。朱星这一感人举动,已被载入儋州史册,成为后人美谈。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一个完整的松林岭干渠和松林岭渡槽的设计方案终于应运而生,在交付县委常委会表决时,一位常委诙谐地说,只要北部老百姓有水种田,就是把裤子卖掉也跟着朱书记修建松林岭干渠。他的话反映了民意,也反映了县委的决心。当朱星宣布县委常委会的决定时,与会代表们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修建松林岭干渠,特别是修建堪称全省最大的渡槽,这是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这对于一个年财政收入不足 3000 万元的

大县、穷县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再难也难不倒县委执政为民、兴水治县的决心,足智多谋的朱星带领全县人民披荆斩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那些被跨越的一道道难关就不去细说的说它了,给人印象最深也是最感人的一件事,至今却还令人难忘。干渠的开挖,渡槽的修建,都需要拆迁地上附着物,渡槽出口处经过洪坊村地段,就碰到了一个钉子户的干扰,施工进度受阻,当时有人提出了采取强硬措施,但朱星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亲自登门耐心的说服教育,指示工程指挥部和木棠镇委用开凿出来的沙石帮助这户人家重建了房子,朱星的真心、诚心、耐心,感化了这个钉子户,化解了矛盾,促进了和谐施工。通水那天,朱星特意到他家去慰问,只见他家旧貌换新颜,新建的瓦房又宽又好,心里乐滋滋的。这对夫妇紧紧握住朱星的手,激动得泪流满面,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松林岭干渠、松林岭渡槽这项宏伟的水利工程,从开工到全线通水,不到三年的时间,创造了儋州乃至全海南的奇迹。当源源不断的松涛水,穿越过这 72 公里长的“人工运河”,润泽了儋州北部八万亩肥沃的良田;当儋州中北部 6 个乡镇近 20 万百姓从此甩掉“十年九旱”、“有种无收”和“背井离乡,外出谋生”的帽子时;当他们第一次捧起了沉甸甸的丰收稻穗时;当那些活泼的村娃们,第一次吃上了自己稻田里种出的香喷喷的白米饭时,人们这才相信,奇迹真的发生了,幸福之神真的降临到了家门口。

种子优不优良,土地知道;鸟儿飞得高不高,天空知道;领导办不办实事,老百姓知道。朱星在儋州工作虽然才三年多的时间,但在他领导和亲自指挥下建成的松林岭干渠和那座宏伟壮观的松林岭渡槽,却在儋州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故园秋月(中国画) 黎盛健作

[海天片羽]

海南拾趣

■ 阿福

黄花岗	海瑞墓
生时香,死亦香。	千万别惊醒他,他在风清气正里新声如雷。
南海观音	天涯海角
站高一点,为众生遮风挡雨。	天和海亲吻之后,又约定下一个驿站再聚。
火山口	儋州调声
从感叹号开始,在句号中结束。	摇摆出来的歌声,莫非是摇滚乐的前身?
小洞天	
离天近了,但眼界却窄了。	

的象征性符码一样,抒情诗也是小说的隐蔽叙事的一部分,也一样充当着小说形式组织的纽带。主人公富贵的抒情诗在这里也就完成了对其内心表达和对生存空间阐释的双重需要,如富贵下的一首《我没话好说》的抒情诗:“风,从西南过来/一路放歌/——人啊!生活在大地的背上/你吃我我吃你/还不如吃这片土地”。这首诗歌的意义并不晦涩,但镶嵌在故事的文本当中,即是以一种及其隐蔽的方式阐释了故事的内在含义。如另外一首《谁能告诉我》的诗歌:“在这样的冬夜里/我的房子在睡了/我还在醒着/在这样的冬夜里/我的周围在睡了/我还在醒着/在这样的冬夜里/我的世界在睡了/我还在醒着/在这样的冬夜里/我的冬夜在睡了/我还在醒着”。这首诗容易让人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的《悼约翰·邓恩的大哀歌》,也就是说这种抒情诗的象征叙事方式,往往能够将那些异质的元素带入小说当中,从而丰满小说的细节,进而起到了组织小说形式的作用。

以上这些是我通读这本小说的印象和认识,这样的阅读也在改变着我们的阅读体验和对小说文本形式的思考,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太阳之门”的象征性符码的使用,这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自然也就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我相信随着作者创作的持续,这些不足自然会被完美的写作技巧而取代。

[人生况味]

院落深深

■ 唐 崛

那座院落,住了十多年,搬出后多年,依然眷恋。

参加工作报到的那天下午,单位一位领导就带我来到这座院落,他叫管理员打开其中的一间房子,语重心长地说,你就住这间吧,屋子窄小,但很安静,适合写“东西”。接着他又说,你们这代人很幸运,当时,他们来白沙工作时,连茅屋都住不了。领导姓张,分管行政,银发满头,红光满面,很慈祥。

院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建的,一围围墙,一扇大门,里面六七间屋子,均为平房,屋墙镶贴马赛克,地板均为陶瓷地板砖。那时,绝对是全县装修最好的房子了。屋前房后,树木葱郁,鸟语花香。似中式又如西式,仿古又带现代气息。

院落真是个一间招待所,是上级领导出差来时,用来接待的地方。县里的迎宾馆建成了,条件比这里好。接待工作就搬到那里了,院落就一直空着。偶尔,成了新调来的人暂住的地方。

那时,院落只有我一人住着。院落没装电话,也没电视,没人喧哗,也没人打扰。在院落我住的那间小房里,我完成了领导们交给的一桩桩任务。

印象最深的还是给原副省长王越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那天下午,领导叫我到他办公室,招呼我坐下,并沉痛地说,王越丰副省长去世了。领导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年仅 19 岁的王老到白沙工作,从一般的干部干到县委书记,整整 26 年,对白沙的贡献有目共睹。县委书记要写一篇关于他在白沙期间工作和调离白沙仍然关心白沙发展的文章,以此悼念。文章由你执笔,两天内完成。我想,不知是无意,还是巧合,王老曾住的这地方如今又是我住的地方,领导安排我写的文章又是关于他的文章。

夜深人静,我独自一人,徘徊院子,不知从何着手。于是,苦苦地思索着,怎样收集资料,怎样寻找切入点。第二天一早,早餐还没用上,就急着要走访了几位老干部,试图从他们那里了解个一二。老同志们也曾当过领导,非常的健谈,说起与王老共事的日子,一串一串的,说个不停,让我记不过来。之后,我又翻了许多档案和资料。回到院落,才开始了我这太平常而不平凡的工作。开了一整夜的“夜车”,最后提前完成任务。交给领导后,几天之后,《海南日报》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发表出来,题为《深切缅怀王越丰同志》。看到了文章,闻着那报纸里散发出的油香味,听了领导的表扬,心里洋溢着一阵阵的欣慰。

院落很幽深,很谧静,不让人涉足,于是给人的印象很神秘。不知从何时起,院落就流传了很多稀里古怪的故事。

一天,一朋友来访,在聊得很投机的时候,他突然指着相邻的另一间房子说,就在那间房屋,曾有一人熟睡,忽有人猛捶他身,说:“走开,这是我睡的地方。”

听了朋友们讲的那聊斋式的故事,虽不相信,但还是毛骨一阵一阵的悚然。若大的一个院子,毕竟还是一片住着。

从那时以后,每当风雨的夜晚,胆小的我有时邀朋友一起同睡,有时甚至不敢回来睡觉。

一夜,熟睡中,一轻脆的声响把我惊醒,睁开眼,迷迷糊糊的,见一裤子离地移动,吓得我尖叫一声,裤子“呯”的一声落地,一根竹竿从窗口快速抽走,紧接着是一串急促的跑步声。一身冷汗之后,断定是小偷的恶作剧,只能傻傻地笑:这世上哪有鬼,是人在作鬼啊。

从那以后,再不相信院落有鬼的故事了。每次下班回到院落,总觉得很温馨,很舒服,很踏实。

两三年之后,单位不断有人调了进来,院落的房间也渐渐地住满了人,人气也渐渐旺起来,院落也就热闹了。

后来,单位要盖宿舍楼,拆掉了院落的围墙和那些房屋,院落也就消失了。